

论黑格尔哲学方法的基本特征

姚定一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西方哲学史上完成了一个庞大的客观唯心论的哲学体系。这个哲学体系在形式上采取了种种唯心论的“强制性的结构”，但它却包含着深刻的辩证法思想。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曾经指出：“这些结构仅仅是他的建筑物的骨架和脚手架；人们只要不是无谓地停留在它们面前，而是深入到大厦里面去，那就会发现无数的珍宝，这些珍宝就是在今天也还具有充分的价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页）面对黑格尔所建造的这座巍峨的哲学大厦，当时有智慧的哲人和学者往往叹为观止，而黑格尔“渺小的敌人”又面对它进行“可怕的喊叫”（同上，第215页）。但黑格尔用什么方法建造起这座哲学大厦却很少有人去寻根究底，或言不中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认真研究和探索了黑格尔的哲学方法，并在《神圣家族》一书中对黑格尔哲学方法的基本特征作了如下的概括性的表述：

“把实体了解为主体，了解为内部的过程，了解为绝对的人格，这种了解的方式就是黑格尔方法的基本特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75页。）

马克思恩格斯的这段话，揭示了黑格尔哲学方法的内在本质，是理解全部黑格尔哲学的关键，是打开黑格尔哲学奥秘的钥匙。

所以认真学习和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段话对于我们深入研究黑格尔哲学，批判继承黑格尔哲学的积极成果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黑格尔哲学方法基本特征的那段话的第一句是“把实体了解为主体”，这是全段话的关键。这句话在逻辑上包含两个思想层次：第一，哲学思维对象应当被规定为研究“实体”；第二，应当进一步“把实体了解为主体”。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也符合黑格尔本人的观点。在被马克思称为“黑格尔哲学真正诞生地和秘密”所在的《精神现象学》一书中，黑格尔就说过：“照我看来，——我的这种看法的正确性只能由体系的陈述本身来予以证明——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一九七九年版，第10页）。黑格尔认为哲学“是关于真理的客观科学，是对于真理之必然性的科学”。（《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一九五九年版，第17—18页）把“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也就是说，哲学思维的对象应被规定为“实体”，哲学思维的一切内容应当由“实体”引伸出来。

“实体”这个哲学范畴产生于古希腊哲

学。“实体”的原意是指事物中常住不变的、永恒的东西，是世界万物产生和存在的原因和基础。作为哲学范畴的“实体”，在古希腊哲学中是指万物产生和存在的本源、本质和最后本体。黑格尔认为哲学应当从实体出发，哲学的内容应当由实体引伸出来，这是由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所决定的，是构成西方哲学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的基本内容。古希腊最大的哲学家亚里斯多德也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他认为“第一哲学”是研究“有”（*being*或译为存在）及其属性的科学，而“‘有’是什么？”这个问题，正就是“实体是什么？”这个问题（《古希腊罗马哲学》，三联书店，一九五七年版，第263页）。他进一步指出：现代思想家（指柏拉图）把普遍（理念）作为实体，而古代思想家（指伊奥尼亚学派）把个别事物作为实体。亚里斯多德正是在批判柏拉图把“理念”作为实体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这就是亚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学》。

在近代哲学的开始，出现了霍布斯、笛卡儿、洛克和斯宾诺莎等资产阶级哲学家的实体论，这些哲学家也是在对“实体”范畴的研究和论证的基础上建立了他们各自的哲学体系的。但是霍布斯只把“实体”理解为物质的广延性和形状，意义比较狭窄，“没有什么玄思的东西”（《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商务印书馆，一九七八年版，第157页）；洛克认为“实体”是物质性质和观念的“支撑者”，是不可认识的。他们的实体学说未能引起黑格尔的重视。黑格尔看中了笛卡儿和斯宾诺莎。笛卡儿和斯宾诺莎实体论的共同特征是确认“实体”的独立自存性。笛卡儿说：“所谓实体，我们只能看作是能自己存在而其存在并不需要别的事物的一种事物。”（笛卡儿《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一九五八年版，第20页）斯宾诺莎说：“实体，我理解为在自身内并通过自身而被认识的东

西。”（《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一九七五年版，第243页）但是，笛卡儿由于确认了两个互不相干的实体，即“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的存在，造成了笛卡儿哲学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斯宾诺莎紧接着笛卡儿”，“一贯地、彻底地发挥了笛卡儿的原则”，“完全抛弃了存在于笛卡儿体系中的二元论”。（《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第94至95页）斯宾诺莎完全彻底地确立了“实体”的唯一性。黑格尔认为这是斯宾诺莎哲学的伟大方面，因为黑格尔哲学的基本出发点就是确立“实体”的唯一性，用“绝对精神”（或称理念）这个精神实体去代替斯宾诺莎的物质性实体。而“绝对精神”是唯一的实体，是一切存在物的内在本质、最后本体。古希腊“最博学的人物”亚里斯多德的“实体论”虽然也是伟大的哲学，但他的哲学却没有达到实体的唯一性。亚里斯多德认为“有三种实体，其中二种是物理的，一种是不动的。”（《古希腊罗马哲学》259页）黑格尔认为完善的哲学体系必须确立一个最高的、一以贯之的原则，只有达到了“实体”的唯一性，这种最高的一贯的原则才能产生。

黑格尔正是看中了斯宾诺莎“实体”的唯一性，并把它作为自己哲学体系的出发点，所以他说：“必须把思维放在斯宾诺莎主义的观点上；这是一切哲学研究的重要开端。要开始研究哲学，就必须首先作一个斯宾诺莎主义者。”“要么是斯宾诺莎主义，要么不是哲学。”“灵魂必须在唯一实体这种元气里洗过澡，一切被认为真实的东西都沉没在这个实体之中的。”（《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第101、100、102页）

黑格尔看中斯宾诺莎的“实体”并把它作为自己哲学出发点的原因，其次是斯宾诺莎的实体是“自因”：“自身的因（*Causa sui*），我理解为这样的东西，它的本质就包

含着存在，或者它的本性只能设想为存在着。”“实体不能为任何别的东西所产生；所以它必定是自因。”（《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第243、247页）斯宾诺莎的“实体”是自己决定自己、自己产生自己的唯一实体启发了黑格尔，黑格尔“绝对精神”的自在自为、自己产生自己、自身运动发展的思辨概念就由此发生。黑格尔说：“*Causa sui*（自因）是一个重要名词。结果与原因对立。自因是产生作用、分离出一个他物的原因；而它所产生出来的东西就是它自身。……自因只是产生出自身；这是一切思辨概念中的一个根本概念。”（《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第104页）黑格尔哲学把“绝对精神”的发展看做是一条“自己构成自己的道路”（《逻辑学》上卷，第5页），是“产生其自身、发展其自身、并返回其自身”的过程，其理论源头也就是斯宾诺莎的“自因”论。不过黑格尔照样把斯宾诺莎物质性的“自因”唯心地变成了思辨的杠杆。

第三，黑格尔看中了斯宾诺莎的“实体”论还在于，斯宾诺莎在他的实体论中表述了“规定性即否定”的辩证法思想。黑格尔说：“规定性即否定——是斯宾诺莎哲学的绝对原则；这个简单的真知灼见，使实体的绝对统一有了基础。”（《逻辑学》下卷，商务印书馆，一九七六年版，第187页）黑格尔吸收了“规定性即否定”的思想，把它改造发展成为“绝对精神”实体的“内在否定性”思想，确立“绝对精神”在自身内包含着对自身的否定方面，包含着内部矛盾，这种内部矛盾推动绝对精神的发展变化。

但是，斯宾诺莎的哲学虽然具有辩证法因素，仍然还不是一个自觉的辩证论者，从总体上看他的哲学仍然是机械唯物论。和一切机械唯物论者一样，斯宾诺莎对实体的理解也是片面的。他仅仅只是从客观的方面，把实体理解为客体，而没有同时从主观方面把

它理解为主体。正如马克思指出来的：“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黑格尔认为斯宾诺莎的“实体”也有这样的缺陷：“只有普遍者的意义，没有自我意识的意义。他在本质中去掉了自我意识这一环节。”（《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第120页）“实体缺少人格的原则。”（《逻辑学》下卷，第187页）因此，斯宾诺莎的实体虽然具有普遍性，但缺乏能动性。这样就不能从自身推演出特殊和个别，因为“他并不把个别性所寄托的样式看成本质的东西，他的样式在本质中并不是本质本身的一环；而是消失在本质中了。”（同上，第120页）“斯宾诺莎是把绝对实体、属性、样式当作一个跟着一个的定义，把它们当作现成的东西，而不是让属性从实体中产生出来。”（同上，第121页）没有产生，也就没有发展、没有运动，没有发展和运动也就没有辩证法。而黑格尔所要求的“概念的运动原则不仅消溶而且产生普遍物的特殊化”，并“把这个原则叫做辩证法。”（《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一九六一年版，第38页）由于斯宾诺莎的“实体”不能从普遍产生特殊，因而只是一种僵死的存在，“他的哲学讲的只是死板的实体，还不是精神；我们在其中并不感到自如。”（《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第102页）

斯宾诺莎的“实体论”虽然讲出了“规定性即否定”的思想，但黑格尔认为它还是一种不发展的“否定性”，因为斯宾诺莎没有进一步认识到“否定”本身的否定：“斯宾诺莎停留在作为规定性或质那种否定上面；他不进一步去认识作为绝对的、即否定自身的否定那样的否定。”（《逻辑学》下

第187页)因而斯宾诺莎所说的“规定性即否定”仍然是一种外在的反思,“不是内在的固有认识”,而黑格尔则要求内在的否定、具体的否定。因为辩证法的本质“并不是单纯的否定”,“而是作为联系环节、作为发展环节的否定,是保持肯定的东西、即没有任何动摇、没有任何折衷的否定”(《列宁全集》,第38卷第244页),亦即否定之否定。

为了给斯宾诺莎的实体注入内在搏动的源泉,为了把斯宾诺莎的僵死的“实体”改造成为黑格尔自己的具有内在生命力、能够自己运动、自己发展的“绝对精神”,黑格尔在构造他的哲学体系时便引入了主观唯心论哲学家费希特的“自我意识”,把斯宾诺莎的“实体”同时了解为“主体”。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评述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内部构成时说:“在黑格尔体系中有三个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统一,即绝对精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7页)

从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了黑格尔哲学方法的唯心主义实质:由于引进了费希特主观唯心论的“自我意识”,把斯宾诺莎物质性的“实体”理解为费希特式的“主体”,也就取消了真实存在着的物质实体,取消了康德哲学中的“物自体”。一句话:没有物质性实体。黑格尔认为主体精神就是实体的本质,实体也就是主体精神的客观化,在这种意义上实体也就是客体。黑格尔在取消康德哲学的“物自体”时,进一步把康德哲学中局限于主体的思维活动推向“实体——客体”,认为康德式的“主体思维”也就是事物自身的本质。黑格尔说:“按照康德的说法,思想虽说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范畴,但只是我们的思想,而与物自体间却有一个无法逾越的鸿沟隔着。与此相反,思想的真

正客观性应该是:思想不仅是我们的思想,同时又是事物的自身(*an sich*),或对象性的东西的本质。”(《小逻辑》,商务印书馆,一九八〇年版,第120页)这样一来,黑格尔在改造斯宾诺莎的“实体”时同时作了两方面的工作:既把斯宾诺莎的“实体”主观化,又把主观化了的“实体”客观化,使实体、主体和客体三位一体地绝对统一在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这个唯一的实体中。“绝对精神”也就当然地成了一切事物,包括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绝对本质。“思维统摄了存在”,存在在思维统摄一切的基础上与思维同一了。于是以思维和存在同一为内容的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就诞生了。

这当然是从斯宾诺莎“实体”论的唯物主义倒退。而且黑格尔用以改造斯宾诺莎“实体”论的方法在本质上是一种唯心论的诡辩。马克思恩格斯尖锐指出:“黑格尔善于用巧妙的诡辩把哲学家利用感性直观和表象从一实物推移到另一实物时所经历的过程,说成想像的理智本质本身即绝对主体所完成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75至76页)因而“黑格尔完成了实证唯心主义”,“把整个物质世界变成了思想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6页)

但是,这种倒退同时又是一种进步。因为黑格尔向斯宾诺莎僵死的实体注入了内在搏动力,注入了能够推动“实体”自己运动、自己发展的内部矛盾的源泉,从而在西方哲学史上结束了形而上学机械唯物论的长久统治,把西方哲学史推到自古希腊哲学自发辩证法第一个辩证法高峰以后的第二个唯心论辩证法高峰。

(二)

马克思恩格斯论述黑格尔哲学方法基本特征的第二句话是把实体“了解为内部的过

程”，这是前一句话内含的必然继续。由于黑格尔哲学把斯宾诺莎的“实体”和费希特的“自我意识”结合起来，“实体便由僵死的存在变成了具有内在活动力、生命力的运动本源。“实体”的运动又是思维和存在、主体和客体的统一。这种统一是一个过程，是实体自身的内部过程。

为什么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会使斯宾诺莎的“实体”运动起来？这是因为费希特的“自我意识”具有能动性。他的“自我在自身内就包含自身的区别，包含着对立面。”（《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第310页）这种由对立面产生的能动作用在两方面表现出来：一方面是“主体”转化为“客体”，自我意识“必须表明宇宙的一切内容都是自我的产物”（同上，第310页）；另一方面是“客体”转化为“主体”，“凡是自在的东西必定要进入人的意识，因而成为‘为人’的存在。”（《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26页）“这就等于说，这个自在的东西必须使自我意识与它自己合而为一。”（《精神现象学》上卷，第17页）主体和客体的相互转化，也就是思维和存在的矛盾同一、对立统一。

黑格尔本人把思维与存在的矛盾同一、对立统一的过程描述为一部漫长的意识形态形成史。黑格尔说：“意识在这条道路上所经历的那一系列形态就是意识自身向科学发展的一篇详细的形成史。”（《精神现象学》上卷，第55页）。后来在《哲学全书》的“导言”中黑格尔又把这种发展史分成三个大的过程、阶段：“1. 逻辑学，研究理念自在自为的科学。2. 自然哲学，研究理念的异在或外化的科学。3. 精神哲学，研究理念由它的异在返回到它自身的科学。”（《小逻辑》，第60页）在这里，理念就是绝对精神。“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就是绝对精神在自身发展的长过程中经历的三个大的阶段，是绝对精神在全部漫长的发展中

经历的相互联结的历史过程。

因而只有用历史的、过程的观点了解黑格尔的全部哲学，才符合黑格尔哲学的本质；历史过程论是理解全部黑格尔哲学的基本立场。恩格斯也是这样评述黑格尔哲学体系各部分之间的关系的：“精神现象学（也可以叫做同精神古生物学类似的学问，是对个人意识各个发展阶段的阐述，这些阶段可以看做人的意识在历史上所经历的各个阶段的缩影）、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而精神哲学又分成各个历史部门来研究，如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哲学史、美学等等，——在所有这些不同的历史领域中，黑格尔都力求找出并指出贯穿这些领域的发展线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1页）因而“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的历史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3页）

本文不能详尽地研究和讨论黑格尔哲学体系的丰富的内容，只在与本文题旨相关的方面阐明黑格尔把实体了解为“内部过程”是黑格尔哲学方法的基本特征。这一特征突出地表现了黑格尔哲学与以往一切机械论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的不同，它是黑格尔构造自己庞大的哲学体系的一块最坚固的基石。恩格斯在论述机械唯物主义所特有的局限性时曾经指出：“这种唯物主义的第二个特有的局限性在于：它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同上，第224页）尽管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充列着各种机械唯物论的“实体”学说，但实体在他们那里是僵死的，因而他们的哲学也是僵死的，各部分之间缺乏内在的必然联系和发展线索，缺乏历史感。而黑格尔哲学比其它哲学的优越之处，也就

在于贯串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巨大的、深刻的“历史感”，黑格尔全部哲学向我们所强调和证明的就是这样一条真理：“永恒真理不过是逻辑和历史的过程本身。”（同上，第214页）

这种结论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是自然得出的。因为哲学把实体了解为内部过程，那么哲学本身就是过程，是在历史上逐渐展开的过程。在这种意义上，哲学也就是哲学史。在被恩格斯称为黑格尔的“天才著作”之一的《哲学史讲演录》的《导言》中，黑格尔十分强调哲学与哲学史的一致：研究哲学就是研究哲学史；反之，研究哲学史也就是研究哲学。逻辑从哪里开始，历史也就应当从那里开始：“历史上的那些哲学系统的次序，与理念里的那些概念规定的逻辑推演的次序是相同的”，“反之，如果掌握了逻辑的进程，我们亦可从它里面的各种主要环节得到历史现象的过程”。（《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34页）

由于得出了逻辑与历史一致的结论，并把它作为一种思维方法运用于全部哲学与哲学史，黑格尔哲学就在旧哲学中引起了一场深刻的革命：那种追求永恒实体、一切事物的最后的绝对本体的旧哲学已经不能再存在了，它寿终正寝了。正如恩格斯所说：“哲学在黑格尔那里终结了：一方面，因为他在自己的体系中以最宏伟的形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另一方面，因为他（虽然是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个体系的迷官而达到真切地认识世界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6页）这条道路是什么？还是恩格斯替黑格尔作了回答：“就哲学是凌驾于其它一切科学之上的特殊科学来说，黑格尔哲学体系是哲学的最后最完善的形式。全部哲学都随着这个体系没落了。但是留下了辩证的思维方式以及关于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在产生和消灭

的不断过程中无止境地运动着和转变着的观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3页）

这就是说，黑格尔给我们指出了一条通向世界的辩证思维的道路，从此哲学成为了一门专管辩证思维的科学。黑格尔说：“哲学可以定义为对于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小逻辑》，第38页）恩格斯在原则上是赞同黑格尔的哲学观念的。他在论述旧哲学的终结时指出：“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3页）

当然，恩格斯与黑格尔的立足点是有本质的不同。但黑格尔在唯心论立场上所提出的“辩证的思维”是哲学考察的对象确实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因为“只有它才能为自然界中所发生的发展过程，为自然界中的普遍联系，为从一个领域到另一个领域的过渡提供类比，并从而提供说明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6页）

然而，辩证思维又是借助于一系列思维范畴来进行的。辩证思维必须研究思维范畴的形成和发展，研究范畴之间的联系和转化，研究范畴发展的规律。事实上，黑格尔在构造他的哲学体系的起始就已经明确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当黑格尔把实体理解为主体，引入费希特的“自我意识”时，也直接吸收了费希特关于范畴的推演体系。因为费希特的“自我意识”是“自我”与“非我”的统一，“于是自我与非我之间的多种多样的关系就提供出各种范畴，如实体性、因果性等。”黑格尔说，费希特哲学“是世界上推演范畴的第一次理性尝试。”（《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第318、322页）黑格尔在他宏伟的哲学体系中，进行了范畴的全面推演，自然地展现了思维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凝

结、积淀着人类各个不同发展时代的思维成果，而整个黑格尔哲学也就是一部关于“思维历史发展”的科学。

(三)

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黑格尔哲学方法的基本特征的那几句话本来是有机联系着的，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我们为了阐述的方便，暂时对前面两句作了上述的简要分析，以此视察黑格尔哲学体系的迷宫。紧接着第三句是把实体“了解为绝对的人格”。如何进一步理解这句话呢？我们不妨再次引证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黑格尔哲学体系内部结构的分析说明：“在黑格尔体系中有三个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的矛盾统一，即绝对精神。第一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人的自然。第二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自然的精神。第三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自然以上两个因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77页）可见，这里的“绝对人格”、“绝对精神”与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自然”与“自我意识”相统一的“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具有相同的含义，是指黑格尔用颠倒的形式、把全部人类社会的历史包含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用唯心论的思辨语言来陈述全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因为既然“黑格尔在‘现象学’中用自我意识来代替人，因此最纷繁复杂的人类现实在这里只是自我意识的特定形式，只是自我意识的规定性”。（同上，第244页）但是黑格尔又把整个人类的历史理解为绝对精神实体中的一环，因而人类社会的历史在总体上也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过程。它在形式上是唯心的，但内容是现实的；形式上是抽象的思辨的，内容则是具体的、生动的。因

而在这个领域，黑格尔哲学也具有丰富的现实内容。恩格斯曾经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在这方面的学说之一加以对比，他说：“在这里，和黑格尔比较起来，费尔巴哈的惊人贫乏又使我们诧异。黑格尔的伦理学或关于伦理的学说就是法哲学，其中包括：（1）抽象的法，（2）道德，（3）伦理，其中又包括家庭、市民社会、国家。在这里形式是唯心的，内容是现实的。法律、经济、政治的全部领域连同道德都包括在内。在费尔巴哈那里情况恰恰相反。就形式讲，他是现实的，他把人作为出发点；但是关于这个人一生的世界却根本没有讲到，因而这个人始终是宗教哲学中所说的抽象的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2页）事情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唯心论者黑格尔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考察的却是“现实的人”；而形而上学唯物论者费尔巴哈在社会历史领域中考察的却是“抽象的人”。这种对比更有助于我们理解黑格尔哲学方法的本质。费尔巴哈把他的哲学称为“人本学”，它研究的对象是两个“实体”：一个是“人”；一个是“自然界”。由于费尔巴哈在根本上没有象黑格尔那样，把实体理解为内部过程，这两个实体都是僵死的。恩格斯说，费尔巴哈“紧紧地抓住自然界和人；但是，在他那里，自然界和人都只是空话。无论关于现实的自然界或关于现实的人，他都不能对我们说出任何确定的东西。”（同上，第263页）

因此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他的过程论哲学方法当然优越于费尔巴哈，也优越于一切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唯物论，“形式尽管是那么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的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紧地平行着”，因而“实在的内容却到处渗透到哲学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1页）所以列宁说：“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列宁全集》第38卷，第305

页)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多次指出黑格尔哲学思想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恩格斯也说:“黑格尔把历史观从形而上学中解放出来,使它成为辩证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3页)这就说明黑格尔的历史观比一切旧唯物主义历史观优越得多,也更接近历史唯物主义。

但是,黑格尔毕竟是一个唯心论者,他在根本上还是不能把握和理解真正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社会。要作到这一点,必须对黑格尔哲学进行根本的改造。既然,“归根到底,黑格尔的体系只是一种就方法和内容来说唯心主义地倒置过来的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页)那么,要根本改造黑格尔哲学,就必须把这种“倒置过来的唯物主义”重新倒置过来。这是一项极为艰巨的思想理论工程。如果说许多优秀的哲人和学者只能对黑格尔哲学的庞大体系叹为观止,那么马克思则完成了黑格尔哲学的根本改造。马克思不仅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哲学的全部优秀成果,而且与黑格尔相反,马克思是在全部人类社会的现实发展中来研究人类社会的,从而科学地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

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解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结束了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黑格尔哲学,“辩证思维”得到了合理的理解。正如马克思在一八七三年《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跋》文中所说:

“我的辩证法在根本上不仅是与黑格尔的辩证法不同,而且是与它绝对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所称为观念而甚至将其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不过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在我看来,恰恰相反,观念现象不过是被移置于人的头脑中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而已。”

如果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8页)那么,只有我们认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后才能更深刻地解剖黑格尔哲学体系,更深刻地了解黑格尔哲学方法的本质。

(上接第48页)

西。”这段话虽然是对历史人物说的,但用来评价历史上的文学作品,也是合适的。唐传奇的“历史功绩”,主要就表现在独创性上,即它比它以前的小说提供了不少新的东西。这些东西今天还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遗憾的是,传奇到了宋代“多托往事而

避近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可言矣。”(《中国小说史略》)就逐渐凋谢了。这一文学现象很耐人深思,它启示人们:文学贵独创,缺乏创造性的作品是没有艺术生命力的。